

易圖明辨
一





易圖明辨

(一)

胡渭輯著

易圖明辨序

予初讀易。惟知朱子本義而已。年垂三十。始集漢魏以後諸家傳註。與里中同志者講習。乃頗涉其津涯。因歎朱子篤信邵子之過。而本義卷首之九圖爲可已也。友人德清胡臚明先生。精於明學。庚辰仲夏。示予以易圖明辨十卷。則本義之九圖。咸爲駁正。而謂朱子不當冠於篇首。予讀之。大喜躍然曰。至哉言乎。何其先得我心乎。予嘗謂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義文八卦六十四卦。方圓諸圖。乃邵子一家之學。以此爲邵子之易。則可直以此爲義文之易。則大不可。乃朱子恪遵之。反若義文作易。本此諸圖。不亦異乎。夫河圖見於顧命。繫辭。論語。古固有之。而後世亡之矣。今之自一至十之圖。本出陳希夷。古人未嘗語及。非真河圖也。戴九履一之圖。今之所謂洛書者。見於漢書張衡傳。及緯書乾鑿度。乃太乙下行九宮圖。非洛書也。後世術家。配以一白二黑之數。至今遵用不變。豈果真洛書乎。卦止有出震齊巽之位。乃孔子之所繫。而文王周公之遺法也。安得有先天之位。此誰言之。而誰傳之。天地定位一節。不過言八卦之相錯耳。何曾有東西南北之說。而欲以是爲先天卦位乎。此不特先天二字可去。卽後天二字。亦必不可存。蓋卦位止一而無二。不得妄爲穿鑿也。八卦之序。自當以父母六子爲次。孔子繫辭屢言之。乃舍此不遵。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此何理乎。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出於繫辭。而實非生卦之謂也。乾坤生六子。其理顯然。而坤可置於最末乎。三男三女。可錯亂而無序乎。易但有三畫之卦。重之則爲六

畫。未嘗有二畫、四畫、五畫之卦也。但有八卦、六十四卦。未聞八卦重爲十六、十六重爲三十二、三十二始重爲六十四也。必曰一每生二。以次而加。試問易中曾有是說乎。至於卦變。惟程蘇二家爲可信。古人十辟之說。予猶不敢從。若朱子之本義。益爲支離。況與啓蒙之言不合。一人而持兩說。令學者何所適從。此予必不敢附會者也。凡此諸說。間與友人言之。或然或不然。讀先生此書。一一爲之剖析。洵大暢予懷。而其採集之博。論難之正。卽令予再讀書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學大而能精如此。以此播於人間。易首之九圖。卽從此永廢可也。四明同學弟萬斯同纂。

易圖明辨題辭

古者有書必有圖。圖以佐書之所不能盡也。凡天文地理。鳥獸草木。宮室車旗。服飾器用。世系位著之類。非圖則無以示隱蹟之形。明古今之制。故詩、書、禮、樂、春秋皆不可以無圖。唯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矣。白黑之點。九十之數。方圓之體。復姤之變。何爲哉。其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圖可也。安得有先天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從何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奚關卦爻。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參同契。先天太極。特借易以明丹道。而後人或指爲河圖。或指爲洛書。妄矣。妄之中又有妄焉。而劉牧所宗之龍圖。蔡元定所宗之關子明易是也。此皆僞書。九十之是非。又何足校乎。故凡爲易圖以附益經之所無者。皆可廢也。就邵子四圖論之。則橫圖義不可通。而圓圖別有至理。何則。以其爲丹道之所寓也。俞琰曰。先天圖雖易道之緒餘。亦君子養生之切務。又曰。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因作易外別傳以明之。故吾謂先天之圖。與聖人之易。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伊川不列於經首。固所以尊聖人。亦所以全陳邵也。觀吾書者。如以爲西山之戒首。紫陽之罪人。則五百年來有先我而當之者矣。吾其可末減也夫。康熙丙戌上巳七十四叟東樵胡渭書於顓溪客舍。

易圖明辨目錄

卷第一 河圖洛書

卷第二 五行 九宮

卷第三 周易參同契 先天太極

卷第四 龍圖 易數鉤隱圖

卷第五 啓蒙圖書

卷第六 先天古易上

卷第七 先天古易下

卷第八 後天之學

卷第九 卦變

卷第十 象數流弊

易圖明辨卷第一

河圖洛書

德清 胡渭輯著

繫辭傳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子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

草廬吳氏澄曰。氣之有文者曰象。形之有理者曰法。天有雷風日月雷風氣也。日月象也。言象可以兼氣。地有水火山澤水火質也。山澤形也。言形可以兼質。鳥獸之文。謂動物。地之宜。謂植物。身就人而言。物該服食器用而言。神明。天地之氣象形質。妙而可測。顯而可見者也。德若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及鼓之散之潤之。畎之之屬。萬物凡動植人器皆是情。猶言其意義也。

渭按。易之爲書。八卦焉而已。卦各具三畫。上畫爲天。下畫爲地。中畫爲人。三才之道也。羲皇仰觀而得天道。俯觀而得地道。中觀於兩間之萬物而得人道。三才之道。默成於心。故立八卦以象之。因而重之。遂爲六十四。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矣。觀下文所舉離益噬嗑等。皆因重之卦可知也。夫子言羲皇作易之由。莫備於此。河圖洛書。乃仰觀俯察中之一事。後世專以

圖書爲作易之由。非也。河圖之象不傳。故周易古經及注疏。未有列圖書於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義始。易學啓蒙。屬蔡季通起藁。見宋史儒林傳。則又首本圖書。次原卦畫。遂覺易之作全由圖書。而舍圖書無以見易矣。學者溺於所聞。不務觀象玩辭。而唯汲汲於圖書。豈非易道之一厄乎。

右論伏羲作易之本不專在圖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朱子曰。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云。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卽所謂河圖者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伊川先生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白雲郭氏曰。變化。見於萬物者也。鬼神。運於四時者也。

朱子曰。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案。宜在此。

平庵項氏安世曰。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今按。新安朱先生易傳。亦用此說。與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合爲一節。置在大衍之首。今從之。

渭按。卦者。易之體。所以立蓍者。易之用。所以行。韓康伯云。卦。象也。蓍。數也。蓍極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盡數。匹語。劃然分曉。蓋象中雖有數。而中以象爲主。數中亦有象。而終以數爲主。故夫子言數皆主蓍。曰。極數知來之謂占。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

天地之數。正爲大衍之數張本。其曰五位者。卽五奇五偶。非指天數之中五、一、三、五、七、九、同爲奇。二、四、六、八、十、同爲偶。是謂五位相得。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一奇一偶。兩兩爲配。是謂各有合。於五行五方曷與焉。於天地生成曷與焉。於河圖洛書又曷與焉。

又按章中言數者三。一曰天地之數。二曰大衍之數。三曰萬物之數。蓋天地之數。爲大衍之法所自出。而萬物之數。乃二篇之策適相當耳。於畫卦全無交涉。使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果爲伏羲所則河圖之象。夫子何難一言以明之曰。此河圖也。而顧度辭隱語。使天下後世之人百端推測邪。至其後章。雖言河圖。而與洛書並舉。且與神物變化垂象比類而陳。文勢語脈。遙遙隔絕。又安見此河圖者。卽前五十有五之數邪。

或問五位以著法言之。其相得有合之實。亦有可見者乎。曰有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非奇與奇相得。偶與偶相得乎。二變三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非一奇一偶。兩兩爲配。而各有合乎。若夫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相合。而爲天地生成之數。水火木金之象。此後世五行家言。豈易之所
有哉。

右論天地之數不得爲河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兼山郭氏曰：凡數有母有法有實。善之母四十九是也。善之法四是也。善得是實。三者闕一。則善道絕矣。此聖人幽贊神明之道也。白雲郭氏曰：是三者之數。莫知所立之後先。謂四十九為先。則非法之四。亦不用四十九矣。謂法之四為先乎。則非三十六二十四三十二。亦不用法之四矣。故三者之數。一有一元。則善之道不立。一先一後。則善之用不成。惟同有同立。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莫知先後。故其數一本於自然。如環之無端。雖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是矣。

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朱子曰：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扚。勑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起一掛也。又曰：掛一歲。右揲二歲。扚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扚五歲。再閏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一十六策。陰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四十四策。白雲郭氏曰：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之策也。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少陽進而未極乎虛。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耳。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常萬物之數也。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是故四營而成卦。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引伸觸類。謂已成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

按：大衍之解。康節云：五者。善之小衍也。故五十為大衍。漢上云：小衍之五。參兩也。大衍之五十。則小衍在其中矣。此說近是。五十非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蓋古之立數者。凡畸零不用。故於

五十五數去其五，亦猶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去其畸零，以爲三百有六十也。且善草之生，一本百莖，中分之得五十，彼此參會，皆由自然，及其用也，則又止四十有九。王弼云：「一不用，以象太極，妄也。」諸家穿鑿附會，尤無理。唯鄭康成云：「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是爲正義。」而李泰伯、郭子和宗之。子和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卦象，如是，則不必四十一，非四則八矣，豈獨四十五、四十一爲然哉？自三十以上論之，則三十三、三十七、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得五九四八多少之象，與四十九數爲母者，無以異，獨不可得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此正所謂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者，又何必以河圖太極之五一爲著法之所自出乎？

蕭山毛太史奇齡《河洛原舛編》曰：「間嘗學易淮西，見鄭康成所註大衍之數，起而曰：『此非河圖乎？』則又思曰：『焉有康成所註圖，而漢代迄今不一引之爲據者？』則又思大衍所註見於李氏易解者，干寶、崔憬、言人人殊，何以皆並無河圖之言？則又思康成所註大傳，其於河出圖句，既有成註，何以翻引入春秋緯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而不實指之爲大衍之數，于是悅然曰：『圖哉圖哉！吾今而知圖之所來矣！』搏之所爲圖，卽大衍之所爲註也。然而大衍之註之斷非河圖者，則以河圖之註之別有在也。大衍之註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然而陽無耦，陰無妃，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一在北，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二在南，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三在東，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四在西，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五在中，而大衍

之數成焉。則此所爲註。非卽搏之所爲圖乎。康成但有註而無圖。而搏竊之以爲圖。康成之註卽可圖。亦非河圖。而搏竊之以爲河圖。其根其氏。其曲其裏。明白顯著。可謂極快。然而趙宋元明千年長夜。而及今而始得之。其說有二。一則世之言河圖者。亦皆知大衍之數。然第以爲河圖之陽二十五點。河圖之陰三十點。與大衍之數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共成五十有五者。其數相合已耳。而其天生地成。地生天成。或北或南。爲水爲火。能方能圓。有單有複。按之可爲形。指之可爲象。則河圖有之大衍不得而有之也。而孰知大衍之數。其爲形爲象。原自如此。而人初不知其長夜一一。則魏晉以後。俗尙王學。而鄭學稍廢。其所遺註。第散見於易詩書三禮春秋疏義及釋文漢書文選諸所引註。而迄無成書。故唐惟李鼎祚略採其註於易解中。而其在其他書。則惟王氏應麟復爲彙輯。而補於其後。此在劉邵言易時。皆未之見。今搏得其說。而不言所自。或亦轉得之他人。而并其所自而亦不之知。皆未可定。則冥冥矣。其長夜一一乃幸而得白。顯有從來。但當名之爲大衍圖。非然。則名天地生成圖。非然。則名五行生成圖。而斷斷不得名之爲河圖。浸假河圖卽此圖。則此圖固康成所註者也。其於大傳河出圖下何難直註之曰。所謂河圖。卽撰筮所稱大衍之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而乃又曰。河龍圖發。其書九篇。則豈非衍數。河圖。截然兩分。數不得爲圖。衍不得爲畫乎。

原舛云。數不得爲圖。衍不得爲畫。二句真千古格言。顧其說猶有不盡然者。余不可以無辨。謹案大衍者。撰筮求卦之法也。大衍之數。出於天地之數。而非卽天地之數。蓋天地之數。易與範共之。凡天

下之言數者。未有外於此者也。大衍之數。則唯易有之。範不得而有之也。康成註大衍與四象。皆本漢書五行志。志據劉向父子洪範五行傳。以推災異。其所引左氏陳災傳說。蓋劉歆取大傳之六七八九十。以續洪範之一二三四五。而爲生成妃牡之數。意主洪範。初不爲易而設。卽其末舉坎離二卦。亦以證水爲火牡。火爲水妃云爾。終於大衍無涉也。唯律歷志言備數。則引易大衍之數五十。言鐘律。則引參天兩地而倚數。言歷法。則引大衍之數。四營之象。而以天地之數終焉。大抵五行主洪範。則附以春秋。而不及大衍。律歷主大衍。則附以春秋。而不及洪範。攷厥源流。區以別矣。故劉說雖未嘗有圖。而圖實在其中。藉令繪以爲圖。亦但可名天地生成圖。或五行生成圖。而斷斷不得名之曰大衍圖。何也。著無五行。無方位。無生成。無配耦也。今試就筮法而按之。自四營成易。以至十八變而成卦。格中之所陳。版上之所畫。孰爲天生而地成。地生而天成。邪。孰居北而爲水。居南而爲火。邪。方者圓者。單者複者。皆安在邪。而原舛云。大衍之數。其形其象。原自如此。吾所不解。若乃竊之爲河圖。則固有其形其象矣。生成南北方圓單複。一一不爽。如宋人之所說矣。幸彼不見鄭注。苟見之。則援以相證。更增一重金湯之固矣。然而天地之數。終不得爲河圖者。則以大傳無明文。而五十有五。但可以生著。不可以畫卦也。毛公唯知數不得爲圖。而不知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不可混而爲一。唯知衍不得爲畫。而不知鄭注。乃劉氏洪範五行之數。非伏羲大衍四營之數也。長夜始旦。明尙未融。此余之所以不能無辨也。總之。康成以九篇爲河圖。久已認賊作子。而復據生成配耦之數。以注

易遂爲僞關易之嚆矢。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於搏乎何尤。毛公惡宋太過。故其立言往往刻於宋而寬於漢。夫豈平心之論與。

右論五行生成之數非河圖并非大衍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劉氏禹錫辨易九六論曰。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

東坡蘇氏易論曰。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上聲爲主。故乾之男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

漢上朱氏曰。乾。老陽也。震。坎。艮。少陽也。坤。老陰也。巽。離。兌。少陰也。故四象生八卦。

平庵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者。卽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變爲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

虛齋蔡氏清曰。四象生八卦。此八卦該六十四卦者也。故繼之以八卦定吉凶。

仲氏易蕭山毛錫齡字天與善言易早卒其季奇齡述之爲仲氏易

曰。此爲撰著三致意也。夫祇一撰著。而本乾坤。而前民用。至於

如是。是故未撰之先。合五十之數。聚而不分。有大中之道焉。說文。極中也。屋極謂之中。言不分於一隅也。崔憬云。捨一著爲太極。是也。而於是分之爲二。以象兩。則是太極生兩儀也。李氏易解。祇四十九數。

而未分爲太極分之爲陰陽是也。而於是撰之以四以象四時。則是兩儀生四象也。虞翻謂四象卽四時是也。而於是一扐再扐再變三變而八卦成焉。則是四象生八卦也。荀爽云四時通變爲八卦之所由始是也。夫如是而所生止八卦已哉。吉凶定則大業卽於是生而況其他乎。所謂生生之謂易如是矣。其不及掛一象三歸奇象閏者略言之也。猶後文祇言象四時也。舊以太極兩儀汎指天地則於易有太極易有四象兩易有不合一。謂是伏羲畫卦時則畫卦是作卦不是生卦。繫辭凡言生如生變化生吉凶生情僞生利害皆是筮卦非畫卦也。二伏羲畫卦是由乾而坤而六子而因重以至六十四夫子本辭自言之並無由一而二而四之法。三太極祇中而不分之義而爲圖爲說聚訟不決此必不可爲訓者。四四象從來無解。五且後文明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與下所以告所以斷同若指畫卦言則陰陽老少但畫時取資之象謂可以示世告世斷吉凶乎。

蠡吾李剛主堪輿毛太史奇齡訊易書曰易有太極一節先儒舊說反覆思之不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若以兩儀爲陰陽則乾坤陰陽也亦陰陽生陰陽矣一不解也四象爲木火金水等說先生闢之詳矣況乾坤之上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尙有理若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不容有許多物件也二不解也繫辭曰天地設位而易位乎其中則易者從乾坤六子而名之者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先生直以太極爲乾兩儀爲乾坤各三而成八卦堪亦未了然今忽從先生解夫易何爲句謂闡大衍五十之數生一妄解謂太極者大衍之舍一不用者也。唐

懷有此。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先儒以四象爲老陽。老陰。少陽。少陰。然亦揲之以四中事也。六十四卦而言。四揲十有八變而成之者也。言易大衍之數。遞生以成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闡明揲著之故也。不言掛一歸奇者。卽在兩四之內也。觀前文有興神物以前民用。後文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似仍闡大衍之數者。惟先生教之。仲氏易舊主卦。後改主著。李未見。故有此訊。毛驚其闇合。答書大稱賞。

四象。余舊主東坡漢上之說。乾坤爲老陽老陰。三男三女爲少陽少陰。蓋以四象卽八卦。八卦卽六十四卦也。歲庚辰。客京師。因金素公得交於李君。晨夕過從。間以此說就正。李君曰。八卦原該六十四卦。但經明曰四象生八卦。今乃以四象卽八卦。是八卦生八卦矣。似難通也。因出訊易書。并仲氏易以示余。余參酌其說而爲之解。謹按。天一地二至存乎德行四章。大抵言揲著求卦之事。此節上文曰。蓍之德圓而神。而繼之曰。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是卦爻卽揲著之所得。非易書已然之書也。故又曰。神以知來。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皆指蓍言也。故唐一行以三變皆剛爲太陽。三變皆柔爲太陰。而朱子釋此節。亦兼主揲著。訊易之解。良是。但以分而爲二爲兩儀。揲之以四爲四象。則其義猶未愜當。蓋分而爲二。不過分四十九策爲左右。卽不舍一爲太極。其將不可分乎。安見此兩爲一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過以左右手四四而數其策。卽不分而爲二。其將不可數乎。安見此四爲兩之所生乎。且太極形而上者也。兩儀四象八卦皆形而下

者也。八卦粲然成列，則兩儀四象亦必粲然成列。當分二揲四時，正在手中般運，其所謂天地三才四時再閏者，特取譬之假象耳。若夫兩儀四象，則參伍錯綜之餘，通變而成文者也。四營未畢，格中無奇偶之數，三變未終，版上無老少之爻。又安見爲兩儀四象哉？展轉尋繹，終未豁然。竊意所謂太極者，一而已矣。命筮之初，奇偶未形，卽是太極。迨夫四營而成易，合掛扚之策，置之於格，或五或四，則爲奇，或九或八，則爲偶。是謂太極生兩儀。至於三變而成爻，畫之於版，三奇爲□，曰老陽，三偶爲×，曰老陰，一奇二偶爲一，曰少陽，一偶二奇爲一，曰少陰。是謂兩儀生四象。至於九變而爲三畫之小成，十八變而得二體之貞悔，是謂四象生八卦。由是各占其所值之卦爻，是謂八卦定吉凶。由是吉者趨而凶者避，是謂吉凶生大業。故下文結言之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脈絡分明，辭旨融徹，其爲揲蓍之序也何疑？總之四象二字，苦無定說。今旣主一行之剛柔太少，而更推得其所以然，始知四象與單稱象者不同。單稱象者，卽易書已然之畫，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四象則蓍策過揲之數，爻所用之九六及不用之七八是也。故下文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章中兩言四象，朱子以前四象爲聖人畫卦自然之次第，以後四象爲揲蓍所得陰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且同在一章之中，豈容有二解哉？太極兩儀四象之遞生，其爲揲蓍之序，益洞然而無疑矣。解成以復於李君，李君答書曰：「拙解雖成，然清夜思之，尙未自信，以舍一分二揲，四是相連之事，非相生之物也。今得妙解豁然，真是相生之序矣。真是生生之易矣。何快如！」